

上卷

第一章

从俄国驶向英国

“涅瓦”号和“希望”号从喀琅施塔得起航，踏上其预定的征途——两艘船在哥本哈根停泊——在哥本哈根逗留——“涅瓦”号和“希望”号从哥本哈根开拔——由于9月18日北海上强劲风暴两艘船失去联系——9月26日“涅瓦”号抵达法尔穆特——同“希望”号会合——多尔库特铜矿

1803年8月。我们正筹备预定的旅行，“涅瓦”号和“希望”号两艘船业已装满了美洲居民点所需的货物，于1803年7月19日开进喀琅施塔得锚泊场^[4]。由于刮着强

劲而无休止的西风 所以在此停留到 8 月 7 日。

当然 如果不是每日里有我们的亲友和其他对首次参加如此遥远航行的我国同胞兴致勃勃前来拜访 那么 对起航时机的这种长期等待 则将是非常寂寞无聊的。终于 刮起了南风 被任命为驻日全权公使的皇宫高级侍从列扎诺夫登上了‘希望’号 我们就于 8 月 7 日晨 10 时起锚开航。

8 月 7 日。我们靠近警备巡航舰⁽⁵⁾ 航行时 喀琅施塔得港总司令、海军上将哈内科夫亲自光临 使我们感到荣幸 他慈父般地用俄罗斯古老的风俗 以盐和面包祝福我们上路登程。驶入公海 我命令全体船员集中到船的后甲板上。我认为我的头等义务便是让每个人都晓得 在我们从事的远航中 一定会有各种艰难险阻不时伴随我们。然后，我规劝他们彼此要和和睦相处 尽量保持清洁 尤其要一切听命于最高长官。

傍晚微风渐起 格外清新 这时两艘船都张开了所有的船帆。约 10 时半吹起了西南风，一直持续到 11 日。这几日 两只船被迫逆风曲折航行 总算到达了果特兰岛⁽⁶⁾。在几小时无风天气过后 又改变了风向 刮起了东南风。开航后每日我为全体船员分配食品 规定每人每昼夜一俄磅^①牛肉 同等数量的面包干 外加一盅白酒 每周尚配给一俄磅黄油 适量的醋、芥末与绿豆。此外 命令每周供给

① 一俄磅为 409.51 克。——译者注

一次豌豆和稀饭 对此我们的水手已养成了习惯。

8月13日。尽管风平浪静 但是我们在前一天 经过达格罗德岬角^[7]现已驶离芬兰湾。

8月14日。东风 天气令人惬意。清晨 5时我们在西北方向发现了果特兰岛。8时我们发生了第一个不幸事件：一位优秀的水手到桅杆旁甲板^[8]上取水 落入大海中，我们立刻千方百计地打捞 但终是枉然。

8月16日。黎明 6时半在相当近的距离内发现了伯恩岛。倘若不是持续一早晨的阴霾天气所阻碍 我们会更早些发现它。许多外国船只在我们旁边驶过 其中有些船只受逆风影响曲折向东北方向行进 另一些则同我们一起利用顺风 我怡然自得地看到“涅瓦”号船赶过了所有船只。晚 9时风完全平息。天气重又阴晦 我们两只船在斯捷芬斯^[9]不远处停泊。

8月17日。晨光熹微 清柔的东北风。我们起锚开航 曲折迂回向德拉戈埃^[10]驶去 但由于无风 被迫重新抛锚。从东方涌来一股海流相当强烈 以至我们若不等候“希望”号船 将很快到达哥本哈根锚泊场。不久刮起了东风，所以两只船于午后 4时驶到一个小锚泊场。

8月19日。黎明时分 我们驶进口岸 以便更顺利装载哥本哈根为我们以及我国美洲居民点所准备的辎重。午夜 狂风骤起 伴随着暴雨和雷鸣闪电，一直到拂晓前夕。但是因为从 17日起我的风雨表已经预测出阴雨天 所以在

傍晚前我已把第三节桅横桁^[11]和第三节桅放下了 因而在狂风大作期间安然无恙。

我稳妥地下好锚 对负荷量大的货物 作了必要调整。非常遗憾 我们虽然想方设法 仍未能保管好公司监察人存放的 40 大桶酸白菜 几乎全部腐烂掉了。这样 我们就失去了防止败血病的有效食品 它足够我们行程的一半多时间食用。在船上连续作业期间 我把自己的天文钟送到岸上 交给哥本哈根天文台台长格·布格进行检查。这使我有幸同一位学术界颇享盛名的尊贵人物结识 我应特别感谢他给我的青睐。他让我参观了皇家天文台和大量归他个人所有的天文仪器。在我所从事的事业中 得到了一次满足自己兴趣的机会。至于首府哥本哈根颇为驰名 所以描述该城是多此一举的。

9月7日。午后4时许 我们驶入锚泊场 以便利用顺风扬帆继续远航。

9月8日。在瞬息万变的气候条件下 风从西北方向刮来。我们对此全然不顾 下午6时起航,11时抵达格尔辛格尔^[12]。翌日凌晨我们拟继续前进 但猛烈的西北风逼得我们抛锚停航6天之久。

9月15日。晨7时迎着西—南—西风起航。将要抵达科拉岬角时 风逐渐加大 正午时光我们不得收缩第二层帆^[13]。午后6时过安格尔特暗礁^[14](浅滩)暗礁上搁浅着一艘美利坚合众国的船 这只船是比我们早几小时从格

尔辛格尔开出的。这艘船砍掉了主桅^[15]以减轻重量，但是此举恐怕也难以得救，因为暗礁上都是巨大的岩石。不过这只船是在离灯塔只有 6 海里^[16]〔11 公里〕海面上很容易安全脱险。

9 月 16 日，后半夜 6 时，我们似应望见斯卡根^[17]岬角，但被浓雾所阻。可是根据计算可以判断，我们当时位于北海。

众所周知，在滴水不渗的船上，底舱^[18]有时闷得不透气，这会导致疾病的发生。为防止后患，我命令每周向底舱注海水两次。每过 12 小时将水抽出。

9 月 17 日，晨 10 时，我们望见了北方瑞典海岸的得罗麦里和布罗麦里^[19]。次日暴风袭来。下半夜暴风突起，海水骤然翻腾咆哮。船只处于危险境况之中，连忙收帆也受到威胁。在船上劳作时，暴风雨迎面劈来，风雨交加，天气灰暗，以至在甲板^[20]上我们相互之间只能勉强地看得见。海浪一古脑儿地卷到甲板上，又不停留地被冲了下去。水手们孜孜不倦地劳动着，直到凌晨 4 时方才收拾停当。虽然我忙碌一夜，但并未忘记升火点灯，这是因为需要告诉‘希望’号海船我们位于何方。但尽管如此小心翼翼，我们两艘船仍然失散了。黎明时发现在我们身旁是一艘不大的商船。可以断定，我的同伴不会发生任何意外。我决定径直前往我们约定首次相会的地点法尔穆特。

可见，我的风雨表^[21]预测第二次应验了；3 天前风雨

表已开始下降 暴风雨前夕降至 744.2 毫米。

9月19日。9时在岸上可见到北极光 持续约半小时，时而伸展 时而微弱。今天风雨表升高了 12.5 毫米。

9月23日。我们逼进了英国海岸。22日尽管风完全平息 但海浪却仍旧猛烈 甚至不时撞击后部船舱的窗户。午夜时光 根据测深锤测到 我们位于邦加·吉普·沃杰尔浅滩北端 我放弃取道奥尔弗得涅斯 直奔北弗尔兰得^[22] 以便较快地进入英吉利海峡^[23]。根据观测午间我们在北纬 51°53' 晚 8 时已达古得文—山得和奥维尔—法尔^[24] 暗礁之间的中段。我们扯着满帆 乘着‘弗尔杰维得’^[25] 不顾逆风 很快驶向公海。过瓦恩暗礁^[26] 后 来到宗德—弗尔兰得 很快航到顿热涅斯^[27]。

9月24日。风雨表上升至 768 毫米。天气变得风和日丽。晨 6 时 竭力赶过比奇—戈得岬角 傍晚已到怀特岛^[28] 这里风平浪静。

9月25日。同英国的巡航舰邂逅 从该船获悉 我们在北海所经受的狂风恶浪在英吉利海峡也同样猖獗肆虐。这一风暴使许多船只折断了桅杆 有些船只则完全毁于岸边。我们内心暗自庆幸 避免了毁灭 虽然付出了巨大的劳动并损失了若干不十分紧要的物品。晚 10 时我们看见了埃吉斯顿灯塔 距离 6 海里 (11 公里) 船没有下锚地停泊^[29]。起初我准备向前靠近一些 并在那里等待破晓。但是 观察灯塔附近的火光 每隔半小时则时隐时现 不知何

故 所以我决定离岸再远些等候晨光。

9月26日。除了通常的灯塔以外 未发现任何东西。我急忙驶向法尔穆特 到达那里已是中午 11时了。

我首先关心的是把船锚稳固 然后热情地拜会了英国人。为此 我派出军官通报要塞司令 前往美洲西北海岸的俄国船只‘涅瓦’号希望鸣放礼炮 如果能得到同样数目的礼炮回敬的话。我们得到了极为谦恭的回答 对方鸣放礼炮致意。礼毕 我们旋即靠岸。

虽然在港湾没有同我的伙伴相遇 但已开始准备出航，切望马上同他们会合。由于此前发生的暴风雨 我们船上的甲板已经损坏 需要修理。

已是一年中的第三季度了 为保证安全起见 我命令系上新的船帆。船员们不能只顾这项工作 其中部分人常常被派到岸上购买东西 这也是必要的 让人们带着新鲜食品 呼吸岸上的空气 可以增强体魄 以便承担摆在他们面前的繁重劳动。

我们抵达港湾的第三天，“希望”号船也到达了。暴风雨期间，“希望”号比“涅瓦”号损失大得多 船舷四周已出现了漏洞。然而我为克鲁逊什特恩发现自己的水手如同我的水手一样技艺高超、灵活干练而高兴。为此 我们表现出航海家为完成自己事业通常所享受的好运情怀。

因为 只有船上军官的协助和精明能干 才能使我从日常琐事中摆脱出来 这样我就有充足的时间做其他有益的

工作。法尔穆特城中数量不多的建筑物 以及分散在山坡上狭窄的小巷 都不能长时间引起旅行者的兴趣 我只是尽力观赏四处以满足自己的好奇心。

10月1日。同自然科学家基列吉乌斯^[30]和兰戈斯多尔弗^[31]一起 在七等文官弗谢^[32]的陪同下 我前往多尔库特铜矿。铜矿位于离法尔穆特 12 海里 (22 公里) 而距列得鲁弗城 3 海里 (5.5 公里) 的地方。

多尔库特铜矿现今由商人协会开采。绵延 1 海里 (1.8 公里) 长 深度为 180~190 俄丈 (约 330 至 350 米) 矿里有 1 000 名工人 其中半数在矿井里劳作 其余在矿上。监工说道 这里采掘矿石的十二分之一提炼成金属 为 主人带来约 4 000 英镑的利润。该矿的劳动者同英国的许多矿区一样 同主人谈判招标。其中一些人从卖出金属总额的每一英镑中可得到 5 或 6 先令 而另一些人能得到 8 先令。因而他们同主人有某些共同之点 因而劳动起来颇为勤勉。每月同他们计算两次 如果某人按合同没干出什么活 那么通常从主人那里只领取数额不多的酬金作为赡养费 并记入将来其劳动的项目之下。矿场周围主要的有科雷瓦里斯矿 库克斯 - 基岑矿、得吕德矿、津 - 克拉弗特和康别林文矿等 人们说 这些矿场都归顿斯坦维尔勋爵所有。

法尔穆特城市虽然不大 但由于它的物价便宜和港湾的地理形状 颇引人注目。在此每个航海者均可得到较其他英国口岸廉价得多的个人所需物品 特别是鱼类 这里捕

捞量无计其数。法尔穆特港停泊着前往里斯本、北美和西印度的邮船^[33]。港口西面由宾杰民斯堡垒护卫，东面则有圣莫斯堡垒，并由于涨潮和退潮平缓而尤其适于船只停泊和起航。

科雷瓦里斯^[34]同英国许多美丽的地方毫无相似之处。这里到处是荒石野岭，耕地异常稀少，旅行者看到代替枝繁叶茂的花园的，只不过是一片灌木丛林。尽管如此，科雷瓦里斯能使国家富足起来，在这方面它并不亚于其他地方。英国从该地获得白铁和铜。科雷瓦里斯海岸附近还出产丰富的鱼类，捕鱼不仅造就了机智、强悍的水手，而且带来巨额利润。“皮里恰德”鱼^[35]在该地捕捞得如此之多，一个夏天就可储存 6 万桶。这种鱼类似鲱鱼，但稍小而更肥一些。鱼能提炼脂肪，有多种用途。这些鱼通常运往地中海诸国，西班牙人对此颇为喜欢。

第二章

从法尔穆特向 加那利群岛进发

公使从伦敦赶来——“涅瓦”号于 10 月 5 日从法尔穆特起锚——对大气异常现象的记载——到达特内里费岛——圣克鲁斯、拉贡城

1803 年 10 月。我国公使从伦敦快速赶来 登上“希望”号海船 我们就起锚开航。我们利用顺风 and 海水退潮 于晚 11 时驶至里扎尔得^[36] 而从夜阑时分俄国军旗已飘扬在浩瀚海洋的上空了。

10月6日。东风天气略有几分凉意。因为阿尔及利亚人和其他海上游击兵时常在这一带袭击船只，为提防起见，我们将所有大炮都装上了炮弹。

10月10日。从利扎尔得起，和风吹拂，今天尤为平静。从8日起，飞鸟、海燕开始展现在眼前，海燕可称为大洋的居客。今日有一些小禽鸟，可能东南风把它们吹离海岸。被风吹到船上来的禽鸟，我们捕捉了许多。11时我测量了月球与太阳之间的几段距离，并用天文钟测量了高度^[37]。根据正午所作的第一次观测，我们位于西经^②13°55′，而后来测定为13°28′。据测北纬为38°44′。傍晚，南方和东方之间不时出现闪光，空中发生了极为惊异的现象，这种闪光起于地平线，几乎漫布整个天空的四分之一，而后，遁入云中，呈现一片薄薄的光亮彩带，约10秒钟时间耀眼夺目^[38]。

10月17日。我们从法尔穆特起航伊始，从南面持续刮来新鲜多变的风，空气潮湿。我们能够不时进行观测，发现当时我们位于南方的不停息的海流之中，这种海流推动“涅瓦”号船约50海里（90公里），今日天空晴朗，海兽^[39]将我们团团围住，大概海兽希望同我们分享由于风和日丽

① 指阿尔及利亚和其他海盗。——译者注

在所有各次旅行的杂记中，经度皆被认为从格林尼治经线起。那时根据天文钟确定经线，表明船只位于平均的度数。——译者注

的天气而产生的快乐 不断在四周嬉游。

一俟接近温带时 我立刻向船员下达命令 把自己棉衣烤干 收拾完毕放入箱内 只留一身以备寒夜穿用。还命令在气候炎热时 按惯例每天清晨值班者必须用海水冲洗自己的身子 每一个水手一周内洗澡两次。我确信这样做可以保护健康 除了清洁卫生 还可增强体力。

10月18日。西北方向刮来了和风 天气舒适惬意。午间据观测我们位于北纬 $30^{\circ}8'$ 、西经 $15^{\circ}14'$ 。海流在此处变得更为缓慢了 因此从昨天下午起 我们只被向南推进了 8海里 (15公里) 向东推进了 13海里 (24公里) 下午3时从桅楼^[40] 可望见西北方向的萨尔瓦吉群岛^[41] 假如不是阴晦天气阻碍 我们在午间就发现了它。

今天由于暖和的缘故 我命令给全体船员发放掺水的法国白酒和格罗格酒。

10月19日。凌晨我们发现了西南方向的特内里费岛 距我们 45海里 (83公里) 由于空中云雾缭绕 所以晨7时我们才发现一座山峰 一直到中午这一享有盛名的山峰几乎时时映入我们的眼帘。这一山峰为白雪覆盖 阳光照射 极为壮观。说实话 这一巨人的形象真是令人惊叹不已。虽然从前我曾从特内里费岛旁驶过 但由于天气阴沉 没看清该岛的岸边。

从清晨起 就发现了一艘巨大的三桅船 午后5时许靠近了我们 船上悬挂着法国国旗。我们也升起了军旗 接近

船只相互对话。这是一艘法国‘埃热普辛’号海盗船^[42]把我们当成英国人，准备同我们开战。尽管我们离停泊地不远，但在夜幕降临时仍决定迂回航行，直至拂晓。

我发现特内里费北方岬角的方位^[43]。中午我进行的观测是从现在的起点向西 $1^{\circ}21'$ 。从昨天起，我们观测该岛在南 8 海里（15 公里），东 9 海里（16.7 公里），天文钟指示得颇为精确。

10月20日，我们迎着明媚的阳光驶往圣克鲁斯，并于中午抵达那里。下锚之前，港口的大尉登上我们船只，告诉停泊地点。下锚时，我同克鲁逊什特恩一起去见总督捷·卡吉加尔侯爵。同一时间，昨天那只海盗船与西班牙的两桅方帆军舰也相继驶来。后者是奉西班牙国王室命令出航，在我们到特内里费时来殷勤招待和帮助我们的。此后不久，美国的两桅方帆军舰也在我们旁边停靠。他告诉我们，10天前在马德拉群岛发生一场飓风。飓风摧毁了无数房舍，几乎将所有停泊该处的船舶抛到岸上。他的船锚被挣断以后，一直被推到称为洛克·罗克斯的巨石滩上。在此，他同全体船员遭到死亡的威胁。可是真走运，突然间西风停止了，把他从置于死地的危险边缘拯救出来。感谢上帝，我们没落入灾难，是逆风不允许我们到达这个岛屿。离开欧洲后，本想在此停留数日，否则这个岛屿可能成为我们航行的归宿。

促使我们来特内里费岛的最主要原因是到这里储存供全体船员需要的酒类、淡水以及新鲜食品等。我们迅速向当地商贾阿尔穆斯特伦格报去应用品清单。他即刻派人四处筹备我们所需用的一切。并为使我们在岸上逗留期间过得舒适愉快，他采取了种种措施。阿尔穆斯特伦格夫人是一位受过良好教育的女人，她对此颇为乐道。她精通音乐，在晚间常常让我们同她的女友娱乐，给我们以许多满足，使我们从快乐中消磨了时光。当然在特内里费岛西班牙人生活极为孤独的这种地方，除了寂寞无聊以外，我们什么也没遇到过。

圣克鲁斯城的所有权力皆以加那利群岛^[44]首府的名义进行管辖。群岛的总督在此执政，并进行大规模的贸易。城市系石头建筑，位于山脚下，从海上远眺，景致美丽。该城不大，街道极为整洁。岸边建有三个堡垒：圣彼得罗、圣拉法耶尔和圣克利斯托巴尔。在最后一个堡垒里，光荣的纳尔逊^[45]勋爵在前次战争的进攻中，胳膊被炮弹打掉。堡垒特别完好坚固耐用，铜炮充足。

圣克鲁斯居民数量近 5 千人。下层人生活得极为贫穷。他们的主要食物是腌咸的臭味难闻的鱼。许多居民夜间露宿街头。我丝毫讲不出上层人士的生活情况。但是据推断城中没有一处公共集会场所，也无一处像样的花园，可以使人避暑。这些使我确信他们的日子极为苦闷无聊。

城里可供给适宜和充足的食物，酒也很好，家禽、水果

和蔬菜应有尽有 但是除了葡萄酒以外都很贵。

在该地停泊并非十分安全 冬季甚至是危险的 因为锚泊场完全向东南方向敞开 而东南风却不时猛烈地刮起来。还要说明的是 水底多处皆为大块石头 锚在水底受损坏的不在少数 为使绳索不致磨碎 必须将缆绳系在大桶上。

抵近圣克鲁斯时 需要靠近海岸行驶。绕过岛屿东北方向的岬角渐近城市时 应尽力测出深度 海岸离岬角仿佛很近 据推断我们离它们有 4 海里 (7.3 公里) 根据船速我发现整整算错一半。岸边也同远处一样 很清静安宁。

在我们逗留期间 只观看两次皮克^[46]山 而且时间都不长。高峰覆盖着皑皑的白雪 到 6、7 月份才融化。

我要指出的是 从北面看英属东印度地图上标记的特内里费岛的位置同实际大相径庭。

我们踏上远航征途时 阿尔穆斯特伦格夫人赠给我几枚极为罕见的贝壳 这是从牙买加岛上拾来的。我们的公使也获得了赠品, 一具颇为完整的木乃伊和特内里费古人的双足可见自古以来他们掌握了用香料防腐或在此地埋葬尸体的技术 这里自然界保护了他们 免于腐烂。在我们又得到了皮克山喷出的几块火山熔岩。

我们船上的海军准尉别尔格在拉贡城呆过 他写了些简记交给了我。在此摘引其中一段：

“拉贡城离圣克鲁斯 3 海里 (5.5 公里) 通往该城的主要道路是山路 任何车辆均不能行驶到那里 只能骑驴乘